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四十回 蜜蜂嶺傳藝贈寶劍 桑家林大戰司徒朗

上回書說到：蜜蜂嶺傳藝，海川依然相送，老劍客莊道勤問他：「你怎還送？」海川依依不捨，瞅著莊道爺的劍道：「師伯，姪男總覺缺少護身保命的……」欲言又止。老仙長明白了，想了一會兒：「好吧，咱爺倆見面就算有緣。」伸手撩道袍、吸肚子，「撲嚙」把寶劍拿出來了：「海川哪，此劍乃是你師祖相贈，今將此劍就相贈於你了。」尚道爺一瞧，幹什麼？師哥一輩子鐵公雞一毛不拔，今兒個對待我們海川怎麼豁出去了？把地契都拿出來啦。又聽莊道爺道：「海川，你知道這口寶劍的來歷嗎？師伯告訴你，這口寶劍是禹王年代所制，取五金之鐵精、六合之金英打造、鍛鍊而成。它能陸斬虎豹，水擒蛟龍，斬金斷玉，吹毛可過，確實是一口價值連城的寶劍。

這口寶劍本在揚州禹王廟裡，後來大明朝洪武起義濠梁，被南俠王愛雲所得，老俠客一生仗此劍，屢建奇功。後來就送給了他的師弟、通臂猿猴吳禎。吳禎幫助朱洪武開國，打了多年的仗，他是直隸靜海人，後來燕王掃北，建都燕京，吳禎很有功勞，被封為靜海王。在後吳禎死了，這口寶劍就存放在他的家廟裡，把寶劍存好了，拿泥糊上。大清國紫氣東來，寶鼎畿內，順治皇帝參觀明朝的功臣家廟，這口寶劍的泥皮剝落，露出了劍把。順治皇帝就派人把這口寶劍拿到了宮中，不清楚這口寶劍的來歷，最後命文武群臣按照軍刀譜進行考察，才查到這口寶劍叫秋風落葉掃。此劍長三尺三寸三分，在晚上使用這口寶劍，能發出三尺三寸三分的光芒來，不用跟你動手，拿這口寶劍「嗆啾啾」一晃，這個光華就能使你眼睛睜不開。以後宮中有了邪穢，江西信州龍虎山的天師奉召進京，到了宮中鎮壓了邪祟，這樣，順治皇帝就把這口寶劍給了天師。由於你師祖是天師近友，所以天師就把這口寶劍贈予了你師祖。你師祖原先有一口劍，就是轆轤大寶劍，現在你師哥手裡，那是你師祖給你師父尚道明的，你師父又給了你師叔。為師我就愛這口劍，你師祖就把這口寶劍給了我，我是個出家人，『舉足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』，可以說一生當中我沒枉殺過一人。今將此寶相贈於你，望你好自為之，不枉咱們爺兒倆這次見面一場。」海川獲到此寶真想趕緊拿過去，可海川雙手一擺：「師伯，師祖贈給您，是因為您老人家德才兼備，而且能夠保住它。弟子年輕，既無德又無才，不能承受此寶。師伯，弟子不敢要。」莊道爺想也罷了，知機子谷道爺搭茬了：「無量佛，師哥，當年小弟那口寶劍我就給了秋田，這麼多年在他的身旁如同在我的身旁，海川這孩子很不錯，您把寶劍給他錯不了。」莊道爺經谷道爺這麼一說，只好給海川了。

尚道爺、何道爺也幫著徒弟道謝，海川跪倒磕頭。莊道爺念佛：「無量佛，哈哈，海川哪，這回你回去吧。」「是，弟子遵命。」爺兒五個一調臉，腳底下加緊，「喇、喇、喇」轉眼蹤跡不見了。海川這才往回走，一直來到東配殿。

王爺一看海川回來，又細問一番：「海川哪，怎麼送他們四位老人家去了這麼長時間？」海川不能明言，「啊，說了一些話。」「幾位老人都走啦？」

「不錯，都走了。」「我們這兒正在商量事，也正在等你回來。水晶長老亞然和雲南府知府梁玉書是好朋友，我想寫一封信，讓亞然長老親自去一趟，告訴他，我這一次微服到西南另有公幹，讓他不要通知制台衙門，也不要告訴總督，把他約到這來，翡翠鴛鴦交給他，讓他派專人護送北京。然後備好了公文，讓他再派兵丁、囚車，押送二小回京，你看行嗎？」海川點了點頭：「王爺您想得挺周到。」「還有，西方老俠要回家，我說，別回家了，咱們爺兒幾個帶著這幾個年輕人，打這起身奔杭州，再到鏢局子住些日子，我也先不回家了，你帶著弟子回北京。神行賽羅宣妙抄、左臂神刀洪利、展翅大鵬楊萬春在這說半天了，打算讓本爵我跟你提，小香、小翠、洪玉耳這三個孩子願拜在你的門下。」「哎呀，爺，眾位哥哥們教的孩子都錯不了哇，我哪有什麼好本事來教？」「彌陀佛，海川你別客氣，我讓玉耳這孩子拜你，我跟洪老英雄說了不止一次了，洪老英雄對你的為人十分欽佩，你應當昌大門戶，兄弟，你就不必推辭了。」海川慨然應允，幾個孩子當時趴地磕了頭。

一敘年齒，大弟子穿雲白玉虎劉俊、二弟子司馬良、三弟子夏九齡、四弟子楊小香、五弟子楊小翠、六弟子洪玉耳、七弟子孔秀。海川把孔秀擱在盡後頭，他表面上不敢說什麼，可心裡老大的不樂意，幹嘛我年齡最大，倒排在後頭了？

正在這個時候，吳霸過來說：「師父，我準備跟你告假回去了。」吳霸是海川的徒弟，跟這些個師兄弟合不到一塊，他不算童林這七個弟子以內的，甘虎也不算。海川說：「好吧，吳霸，沒什麼事你就回家吧，以後可以到北京城找我去。」王爺告訴說：「你如果做買賣缺少本錢，也可以上北京，到我那裡拿錢去。你多經營布匹，我給你辦好貨，你回陝西賣布吧。」吳霸道謝。甘雨甘鳳池和過海烏龍展大旺等人也說：「海川哪，我們也要告假了，有什麼事的時候，你再找我們。虎兒就托付給你啦！」「哥哥，只管放心吧。」

王爺和海川準備酒席，一撥兒一撥兒地給餞行。老俠王十古，王爺執意挽留，但是人家要回去看病了，海川道謝，王十古老俠又托付海川照顧劉俊，然後就走了。等大伙兒送走了王十古，再回到東配殿，鐵善寺請的人可陸續全走了。

猛然間，門頭僧進來了：「王爺，於老俠客，侯老俠，童俠客，我們雲南府的大班頭來給王爺、俠客爺請安來了。」王爺這麼一聽：「哎喲，快快有請。」門頭僧出去，時間不大，孫亮、李英進來了：「爺駕千歲，我們給您磕頭了。」「哎喲，快起來！咱們坐這說話兒。」孫亮說：「謝謝爺，我已經告老啦，現在雲南府八班總役，我舉了李英李士鈞。」「哎喲，士鈞當上雲南府的班頭了，那可好。」

大家都坐下，王爺細問金眼鷹孫亮和李英與眾人分手後的情況。原來，他們押著陸寅、陸豐打沅陵縣起身形來到了雲南府後，面見知府梁玉書。知府大人審問了口供，收監，行文上憲，批下來是把陸寅、陸豐提出來驗明正身，押赴刑場斬殺。接著把人家金眼鷹孫亮班頭的全家二十七口從牢裡提出來釋放，全家見了面。李英到孫亮的家裡住了幾天，又跟自己家人李能見了面，把所有的事情說明，孫亮交代了公事，回家告老。李士鈞任了雲南府的大班頭，而且親自把義母跟白潔接到雲南府，又把自己的媳婦、孩子接到家中。兩家三代住在一起，享受天倫之樂。等鐵善寺、八卦山的事情完了，孫亮、李英這才來鐵善寺拜見王爺，把這事情由頭至尾一說。王爺點頭：「太好了。白潔怎麼沒有來呀？」「不瞞您說，白潔他現在功夫不錯了，他也謀了一份差事，沒有時間，不然也就給爺和眾位俠客請安道謝來了。」王爺高興地說：「好好好，你們兩人來太好了。這兩封信，水晶長老亞然一封，本爵一封。」王爺這封可有自己的堂號，要不人家憑什麼證明呀？王爺讓他們兩人把這兩封信帶到府衙，面見知府梁玉書。

知府接信後立刻傳話，備了大轎，自己把官防印帶著，一切收拾好了，由李英陪著到了鐵善寺。來到山門外，下了大轎，往裡面通稟，王爺吩咐一聲：「有請！」梁知府來到廟中東配殿。大家一看，梁知府五十多歲，黃白色面孔，三縷墨鬚髯，頭上戴著小呢兒春秋帽，犀牛毛的紅纓四道梁，青金石頂，身上穿著藍色絲麵的皮袍，外著青馬褂，前後的四方雲雁補子，腳底下五分底的清官靴。梁知府過來給王爺磕頭，王爺趕緊吩咐一句：「貴府，免禮平身，請坐。」知府很懂規矩：「爺，有爺在此，哪有卑職的座位？」

「不，坐下好講話。」王爺又對海川說：「把公事拿出來，讓知府大人看看。」

海川讓劉俊把包袱打開，梁知府伸手拿過公文一看，這是慎刑司的龍批，上面有御寶，拿的是韓寶、吳志廣。王爺派人把韓寶、吳志廣押到知府的眼前，問了問口供。梁知府趕緊吩咐李英到轎內取出大印，用了大印，童林這就算完事了。知府請示王爺：「那麼這囚車如何辦理呢？」「噢，囚車由鐵善寺給打。」知府點頭道：「到時候雲南府派四十名官兵護送也就是了。」王爺十分贊賞：「好！就這樣定了。不過貴府還要辦一件大事，現在翡翠鴛鴦鐲在本爵身上，你把國寶取走，專人護送入都。」梁知府心說：您手下有這麼多能人不派，而把國寶交給我，我護送是有危險的呀！可又推辭不得，只好說：「是，卑職願遵王爺諭。」雍親王一伸手，把國寶托在掌上，高高地正身一舉，梁知府趕緊往後一撤步，甩瓦行袖面，行三跪九叩君巨大禮：「雲南知府梁玉書，

臣恭請聖安。」配殿以內鴉雀無聲，王爺代傳聖諭：「貴府，免禮平身。」梁玉書站起身形，然後把國寶接過去。大家落座後王爺說：「貴府，你打開看一看國寶吧！」梁玉書也知道得有這麼一層手續，小心翼翼地吧國寶拿過來。打開之後，自己看完了，一點問題沒有。王爺對梁玉書說：「就由你來辦理啦。」梁玉書把國寶揣起來，告辭走了。海川往外送，來到山門外執手作別。梁玉書說：「哎，童俠客，囚車打好了，您給我送個信，我馬上把官兵派來，護送囚車，好奔京師。」海川連連作揖。看著知府上了轎，李英保護著走了。

過了幾天，兩輛囚車全打好了，牲口也買齊了，這才請雲南府派兵丁準備明日成行上路。第二天，知府把公事給備好，並且把路費銀兩備齊，派了四十名官兵，有一位把總老爺帶著，都到鐵善寺來了。官兵把韓寶、吳志廣提到囚車上，海川一看沒事了，就和王爺等人告辭了，帶著七位徒弟，持刀帶劍，離開了鐵善寺。

四十名官兵七十里地一大站，三十里地一小站，走累了就要休息。到了晚上住店，睡覺的時候，爺兒幾個要帶著韓寶、吳志廣一起睡，當然海川要加著一百二十分的小心，人心隔肚皮，你待他再好，他「撲嚙」一跑，怎麼辦呢？既要嚴加防範，還要細心照顧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只一日，來到河南北部。前邊有個大鎮甸，名叫桑家林。大桑家林正南十五里地，有一大片桑樹林，方圓約有幾十里路，這是咽喉的要路。囚車越走離著桑樹林越近了。海川坐在轎車裡邊，劉俊跨著車轅兒，前面是兩輛囚車，四十名官兵分兩行，左右往前走，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開路，蠻子孔秀壓陣，左邊司馬良、夏九齡，右邊楊小香、楊小翠。海川瞧著前邊的桑林，有些怵目驚心，便對劉俊說：「你看這前邊，大片桑樹林煙籠霧繞，上不著村，下不靠店，這個地方可能有賊人，告訴你師弟們留點神。」劉俊在車上喊：「師弟們，注意點，前面這大片樹林可是凶多吉少呀！」眾人果然見大桑樹林枝葉茂盛，堪可參天。剛走到一半，再往裡還有一里半路，前頭出現了一片叢雜的樹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，從樹叢裡頭傳來嘴唇吹哨的聲音：「吱嘍嘍嘍……」「嗚」一下子，燕飛似地躡出一個人來。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一瞧，是出來劫囚車的，忙與四十名官兵，將兵刃亮將出來，「呼呼」往兩輛囚車上一圍，把式一攏韁繩，兩輛囚車不走了。司馬良回手拿鏈子錘，夏九齡回手拿鏈子槊，楊小香、楊小翠各自把刀亮將出來，飛身形上了囚車。洪玉耳一伸手把吳志廣、韓寶的發髻攔住，拿刀就擱在脖子上了，心說：要劫也不能讓你劫活的！海川在車裡看見這人啦，五短的身材，細腰窄背，猴型臉，窄腦門，癩腮幫，兩道細眉斜飛入天蒼，大三角眼，鷹鼻子，一嘴碎芝麻粒牙，臉的正當中長一塊四方大白癩，露著光板脊梁，一身的癩肉皮，「噉楞楞……」一晃五行輪：「囚車停下！」正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。

司徒朗在戰船上不敢與自己的師父動手，下江跑了，在水裡頭跑出去足有三四里路，這才上岸。哎呀，老頭兒十分狼狽，跟水雞子一樣。他提拎著五行輪的包袱嘩嘩往下流水，冷啊！三角眼瞪圓了抬頭一看：玲瓏島山上大火已起，司徒朗一蹶腳，他咬了咬牙發狠地道：「呵！侯振遠，童林，老太爺能跟你們完得了嗎？我二三十年經營的玲瓏島一把火你給我燒了，叫我八十多歲的老人有家難奔哪。」他正站在那發愣咬牙。猛然間，身背後有人說話：「師大爺。」「啊？哎呀！」司徒朗回過頭來一瞧，心裡頭怪難過的，陸地金蛟賀豹也是一身水，十分狼狽，這八尺的漢子，泣不成聲，淚灑胸前：「大爺，您要給我爸爸報仇啊！我爸爸叫他們給弄死了。姪子我連爸爸的屍體都不能親手掩埋。」說著哇哇地哭，老頭兒掉著淚：「孩子，切齒之恨，焉能不報？不但要給你爸爸報仇，我還要給你四大爺報仇，給你七叔報仇，這個仇一定報，你放心。他們幾個跑哪兒去？」賀豹搖頭：「不知道，您一下水，陸陸續續全跑了。聽說我兩個師弟韓寶、吳志廣也被他們給逮住了。」

司徒朗氣得咬牙切齒，他歎了口氣：「唉，這也難免，等咱們住下打聽打聽再說。」住在店裡後，賀豹到鐵善寺周圍去打聽，才知道知府梁玉書親自坐轎到了鐵善寺，並在那裡準備囚車，解韓定、吳志廣進北京。司徒朗一聽：「成了，孩子你跟我走吧。」賀豹不明白：「師大爺，我跟您上哪兒？」老頭子斬釘截鐵地說：「去河南桑家林。」不日，爺兒倆便到了目的地，包了個跨院住下了。

這天，爺兒倆吃飽了飯出來，在桑林口大樹上頭一呆，等著，等來等去，遠遠的看著官員護著囚車到了。爺兒倆飛身下來。司徒朗把長袍馬褂一脫，光著膀子，絨繩繫在肚皮上。五行輪「嗆」一掄，哎喲，真兇喲！等囚車到了，司徒朗「喇」的一聲，飛身形打樹叢裡竄了出來。海川肚子一疊，「噌」一下打車裡邊出來，子母雞爪鴛鴦鉞懷中一抱，距離司徒朗三丈左右，不往前走了。海川知道司徒朗這個老頭子殺人不眨眼，我要再往前走，他一掄五行輪，我腦袋就切下來了。海川抱著雙鉞一躬到地：「哎喲，我當是誰呀，原來是老哥哥，分別之後，屈指一算已經是幾個月了，不想老哥哥來到這兒，今天把囚車截住，是因何故？小弟童林我給您磕頭了。」說著話趴在地上磕頭。「小兒童林你起來！老太爺不受你的頭！」海川站了起來：「哥哥，這麼大年紀，積怒傷肝，對身體沒好處，您乾嗎生這麼大的氣呀？」「呸！小兒童林，老太爺我活膩了，你進招來！桑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有你沒我，有我沒你，今天咱兩人得死著出去一個！」「哥哥，您這又何必呢？兄弟鬩牆，手足變目，叫人恥笑啊！當初不知道，情有可原，現在幾位老前輩在一起說穿了此事，我們是多近的兄弟啊！我童林很年輕，奉師命興一家武術，沒有老哥哥您這樣的人物成嗎？沒有道高德重的長者協力相助，沒有老英雄們的威望，我童林能起來嗎？哥哥，得啦，千不對萬不對，是我童林一人的不對，我給哥哥磕個頭，我希望哥哥您能貴手高抬，一天雲霧散，您交我童林這個朋友，您看好不好？」「呸！小兒童林花言巧語，胡說八道，今兒我非宰你不可！」說完了，他一耍五行輪，蹦過去「喇」地一下，就奔海川來了。海川捧著雙鉞，往旁邊一閃身，出去四尺，然後道：「哥哥，我讓您三招。」「什麼？」「我讓您三招。」「憑你，要讓老太爺三招兒？」「哥哥，我讓您頭一招，是小弟不對在先，我得罪了幾位姪男，這纔引起我們老弟兄之間的爭鬥，我做長輩的對不起韓寶、吳志廣、雷春、賀豹這些人。」「那麼這第二招呢？」「第二招，本來沒有哥哥什麼事兒，可是哥哥參與其間，到現在咱們哥兒倆變了臉，動了手，師兄弟之間傷了和氣，兄長不能原諒，因此我讓您第二招。」「呸！胡說八道！第三招呢？」「第三招，依我說言歸於好，我們哥兒倆今後要多親近，如果哥哥非要動手不可，到時候有傷貴體，您得原諒童林。」「哎喲！」司徒朗三屍神筋暴跳，五陵豪氣騰空。「好小兒啊，藐視你家老太爺！」說著，往前一越步，「喇」雙輪就到了。海川一分雙鉞，「大鵬展翅」，上左弓步跟右步一斜峰，右手鉞一支地，左手鉞一扣腕子，對準司徒朗胸前就到了。司徒朗左手輪反腕子往上一頂，右手輪往下一矮，來了個「進步撩陰掌」，海川「張飛大片馬」起來。兩人當場動手打在一處。

兩個人都是內家的軍刃，招數都是神鬼莫測的。海川把自己的八法神鉞施展開了，腳踩八門，力敵司徒朗。司徒朗的輪招兒出來，真好像狂風驟雨，兩打梨花一樣啊。他把步甩開，把海川圍在當中，銀鬚亂擺，真跟一個老猴兒一樣。海川也知道司徒朗的功夫是真好，恐自己難勝他。忽然，海川腦子裡想起蜜蜂嶺師伯贈絕藝，我為什麼不拿它試試手？想到這兒，海川左手鉞一點司徒朗，右手鉞往前一跟步，「葉底藏花」一紮地，就在司徒朗往後一撤的時候，海川一倒腰，出去了一丈六七，雙鉞一翻，等司徒朗撲過來，再看海川，「喇啦啦」雙鉞變更，三百八十四爻盡命連環鉞招數出來，如同泉湧。「啊！」司徒朗一看，箭翎耳忽扇了，大三角眼也睜圓了，心說可了不得了。

海川雙鉞如兩打梨花，圍住了司徒朗，司徒朗就知道自己敵不住了。他想：沒料到小兒童林有這麼好的功夫，怨不得他成名！要想置童林於死地，非施展手絕招不可。司徒朗想到這兒，左手輪一封海川的上手鉞，海川往回一撤步的時候，司徒朗把雙輪平端著往前一推，「喇！」對準海川的肚子就戳下來了，這要躲不開呀，半截兒就得下來，海川一瞧雙輪奔自己胸下來，把雙鉞往下一扣，拿雞爪一搭司徒朗兩隻五行輪頭裡的小三角叉兒，老頭兒司徒朗一楞：壞啦，我的軍刃叫他給拿住啦！就在司徒朗疏神的時候，海川往回一帶雙鉞，司徒朗的靈機來啦：「姓童的，你該死！」司徒朗借這個機會就勢往前一送，哪知道海川用的招兒正好讓老頭兒司徒朗中計，海川往回一帶，司徒朗往前一推，海川「啪」一立鉞，就用自己的雙鉞底部的鉞夾子把司徒朗的五行輪給封住了。司徒朗一瞧，不好，進不去了，往回一撤，海川猛一扣腕子，「噉！」用自己上邊這兩個大鉞尖照著司徒朗的手腕子上一扣。

司徒朗知道不好，撒手把這對五行輪扔在塵埃。司徒朗往後一撤步，童林就勢往前一趕身，「喇」地一下，對準司徒朗的胸口紮來。「轟」地一下，海川想起蜜蜂領師伯太虛上人莊道勤傳藝贈劍時的話：「寧可他仁，不許我不義。」海川想到這兒，往回一撤雙鉞，墊步擰腰縱身形出去一丈掛零，「嚓楞」一聲響，雙鉞合一，懷中一抱，抬頭看司徒朗。老頭司徒朗睜開眼一瞧，人家童海川縱身形出去了。「你為什麼不紮老太爺？」海川面帶笑容：「老哥哥，剛才你我兄弟是鬧著玩兒呢，承蒙讓步，我童林知情了。兄長請吧，改日您老到北京，到我家裡去，咱老哥兒倆再相逢見面，後會有期，告辭了。」海川一擺手，吩咐車輛，「走！」兵丁馬上收拾好了一切，把式站起身來，順好了牲口套，海川頭也不回，跟在後面走了。

哎呀，海川把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給難在這裡了。司徒朗想：人家海川眼看著要把我紮死了，人家沒紮我，饒我這條老命！相反的我要把他的子母雞爪鴛鴦鉞打掉了，我能不紮死他吧？三十多歲的年輕人有容量，難道說我八十多歲就沒有容人之量嗎？看來，我司徒朗不如人家童林，人家一口一聲哥哥，相反呢，我一口一個小兒，自稱老太爺。司徒朗啊司徒朗，為什麼人家三十來歲年輕輕的闖蕩江湖這麼幾天就落出一個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」？我為什麼八十多歲闖蕩江湖幾十年就落得個九尾巴猴兒啊？看來我遠遠不如童林！這年輕人寬洪大量，這樣的兄弟你不認，你不幫忙，你還是人嗎？得啦，看來我兄弟童林對我司徒朗一了百了，從今後一蹶腳，我要回心向善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當個好人，使綠林道知道我司徒朗八十多歲的老人跟過去判若兩人！萬一再有賊人劫囚車，應當怎麼樣？我就在後頭暗暗保護，但願我兄弟童林一生無禍。

老頭站在這兒前思後想想，思緒萬千。賀豹過來：「大爺，大爺。」

司徒朗一回頭看了看賀豹，眼淚差點流下來：「孩子呀，剛才的事兒你可看見了，不是伯父不念舊義不給孩兒你報仇雪恨，伯父險些把命搭上啊！看來童林這小孩兒不錯呀。得了，賀豹，你很年輕，不應當再跟童林為仇作對，你伯父、叔叔、你父親，弟兄三人沒做過什麼好事，看來是咎由自取，你東我西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得了，你走吧。」賀豹含著淚：「大爺，好吧，從今以後，報仇也在我，不報仇也在我，我跟您告辭了。」賀豹作了個揖，一蹶腳走了。老頭兒司徒朗把長衫短褂兒換好了以後，伸手把五行輪拎起來，用包袱皮兒這麼一包，遠遠地跟上了囚車。

海川離開桑家林，自己長出了口氣，哎，實非容易啊，半路途中還得要小心翼翼。逢州過府，由河南入直隸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離京城越走越近，一直到了盧溝橋。過盧溝橋，穿過宛平縣城，趕奔彰儀門。遠遠地望見彰儀門的城樓了，海川這才放心。

海川帶著四十名兵丁，押著輛囚車來到衙門府前。海川說：「勞您駕，您給我回一聲吧。」馬上把公文全拿出來了，交給白大人，白守備大人往回稟，大人升堂。